

羅亭

譯文叢書

屠格涅夫選集

蠡譯

羅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本書人物表

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羅亭

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拉蘇斯基

貴婦人，娜泰雅之母

密哈羅·密哈伊里奇·列茲堯夫（密夏）

地主，達爾雅鄰人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黎賓（莎夏）

達爾雅女友，後為列茲堯夫夫人

塞爾該·巴夫里奇·服玲謹夫（塞萊夏）

亞歷克山得拉之弟

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柏達列夫斯基

達爾雅秘書

阿菲利加·塞美尼奇·畢加梭夫

鄰人

巴西斯宅夫

男教師

彭果小姐

女教師

英譯本序

屠格涅夫已不僅是屬於俄國的作家。在他的生涯的最後十五年中贏得了廣大的讀者之羣，最初在法國，繼之在德國和美洲，終及於英倫。

在他的葬儀的演說中，歐洲最富於藝術和批評精神的一國的代言人歐訥斯德·列能，頌揚他是我們的時代的最偉大的作家之一：「這巨匠，他的珍貴的作品裝飾了我們的世紀，出人頭地的成了一整個民族的化身。」因為「一整個的社會生活在他裏面，從他的口裏說出來。」我們可以添說一句，這不僅是俄羅斯的社會，而是整個斯拉夫社會，得有「被這樣偉大的巨匠把牠表達出來的榮幸。」

可是，這種認識的發展卻很遲緩。並沒有像在幾年間便使托爾斯泰伯爵一舉而斐聲全球的那種倏忽的驚奇的波瀾和奔湧的熱狂。屠格涅夫的人格和他的才華，沒有什麼可以打動或迷住一般民衆的想像的地方。

就他的創造天才的旺盛說，屠格涅夫是站在古往今來的最偉大的作家們中間的。屠格涅夫所介紹給我們的活人的藝術館，人們，尤其是女人們，各不相同，完全個性化的，但都是實際生活中的人物；他所發見的巨量的心理學上的真實，他所顯示給我們的人類感情的微妙的翳影，只有在偉大中之最偉大的方能把他們的藝術的遺產傳留給他們的祖國和全世界。

關於他的運用材料把牠形成體型的方法，他更是超人一等的是一個純粹的創造者。托爾斯泰是比較柔軟易變的，當然也和屠格涅夫一樣的深刻，獨創，和富於創造力，而陀思妥夫斯基是更強有力，熱烈，和戲劇的。但是以一個「藝術家」而論，以一個把細枝小節糅合成一個諧和的整體的匠手而論，以一個想象的作品的建築師而論，他超過他本國所有的散文寫作家，在外國的偉大的小說作家中間也很少有人和他比肩。二十五年前，正當喬治桑聲名極盛的時候，讀了他的一個短篇「阿斯耶」(Assya)，寫信給他說：「老師，我們

大家都得要到你的門下來學習了。」這是真的，出諸著名藝術底的法國文學的代表者的口，是過謙的恭維，但這並不是諛言。以「藝術家」言屠格涅夫實際上站在古典文學家的中間，不管題材的本身的意義消失已久，仍然會因了完美的形式而被研究被欣賞。但是好像是因為他的對於藝術和美的忠實，他故意把他創作的範圍圍住了。

熟諳屠格涅夫全部的作品的人便能瞭然他是獲得有不論繁複與簡單的高貴與卑俗的一切人類的感情一切人類的情緒的祕鑰。從他的優越的高處，他望見一切，了解一切。大自然和人在他的平靜而犀利的眼光中不能有什麼隱藏的祕密。在他的晚年，幾篇速寫如「克萊拉密里奇」(*Clara Milich*)「勝利的戀歌」(*The Song of Triumphant Love*)「夢」(*The Dreams*)和莫與倫比的「幽靈」(*Phanoms*)，他表示出他對於那些縱然不能用理智說明卻是隱匿在人類的腦筋的一隅的一切幻想的，恐怖的，神祕的，不可解的事物的運筆之巧，他是及得上愛倫坡，霍甫曼，和陀思妥夫斯基的。

但是他是這般地愛好光明，陽光，和活生生的人的詩歌，又這般地憎惡一切醜惡的，粗糙的，不諧和的，他把自己造成一個幾乎是專一的傾於人性較溫和的一方面的詩人了。在他的繪畫的邊緣，或在牠們的背景中，僅是爲了對比的緣故，才示給我們以邪惡的，殘忍的，

以至於生命的污坑。但是他不能久留在這陰澹的境域中，他趕忙回返到陽光和花的區域，或者到他所最歡喜的悵鬱的有詩意的月光下，因為在那裏他能夠替他自己的偉大的愁苦的心找到表現。

甚至於嫉妬，人類的感情中最饒詩意的黑影，溫和的藝術家這也避免了。他從來很少描寫牠，往往只是粗略地一提。但是沒有一個小說家能有像他一樣的曠達，能夠容納如許純潔的，晶瑩的，永遠年青的愛的感情。我們可以說描寫愛是屠格涅夫的特長。佛倫西斯哥·柏得拉加●所描寫的一種愛——羅曼諦克，矯揉的，騎俠時代暖室中的愛——屠格涅夫出之以自然的，發乎情的，以各色各樣的形式，種類，和表示的近代的愛：徐緩的逐漸的愛與突如的猝發的愛；屬於靈的，可羨的，發揚奮勵的愛與毒害生命的像日久蔓延的疾病傳染給別人的可怖的愛。屠格涅夫的洞識世情的慧眼中有什麼異常似的還有他的把兩千年來的小說家取作題材的感情傳達出來的無窮賈的富麗，真實和朝氣。

在著名的加羅林·鮑爾的記憶錄裏面有一個關於柏格尼尼●的特異的傳說。她說

●佛倫西斯哥·柏得拉加 (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 意大利詩人，人道主義者。——譯者。

這位偉大的藝人者之所以能夠纏繞聽衆的感情的，是僅恃乎一條單獨的G絃的獨到的運用，憑他的不可思議的弓法，使之高歌，使之低吟，使之呼號，使之怒吼。

屠格涅夫的戀愛描寫恰類乎此。在他的豎琴上有許多別的絃，但是撥到這一根時他得到最大的反應。他的故事並不是戀詩。他只是歡喜用這種令人的靈魂把最高的力量聚在一起，像熔化在洪爐裏面，呈出渣滓和純金來一樣地熔化了的感情來表演出他的人物。

屠格涅夫以農民生活的速寫開始他的文學生涯，在俄國贏得巨大的普遍性。他的「獵人日記」中包含幾個最佳的短篇。還有一篇「鄉村旅舍」(Country Inn)，在過後幾年技巧已經成熟的時候寫的，是和托爾斯泰的短篇傑作「波里庫夏」(Polykusha)一樣地佳美的。

他當然能夠描寫俄國民衆的各階層和情況。但是在他的比較鉅大的作品中他獨着筆於俄國的一個階級。這並不似托爾斯泰的包羅萬有的畫幅，內中有全體的俄羅斯在散

者的面前交檢閱似地通過。在屠格涅夫的小說中，我們只能夠看到有教育的俄羅斯，或者寧可說是他所最熟悉的有進步思想的一部份人，因為他自己也是其中之一。

我們並不如何惋惜這種特殊化。質的本身有時候抵得過量的。雖則人數很少，但是屠格涅夫所表演出來的俄國社會的一角是非常饒有興趣的，因為這是國家的主腦，唯一地能夠感化廣大的未成形的羣衆的活的酵母。他們的國家的命運，是由他們決定的。其次，只是把他的天才集中於如此熟悉的範圍內，把他的思想和同情完全專注在這上面，才能把他的作品的藝術價值抬高。他在容量上所失去的，在明確、深刻、不可思議的精微，每一個細枝小節的生動，和全體卓絕的優美諸點上償得了。他所遺留給我們的藝術的珍寶，好像皮藏在藝術館和博物館的密室中的國寶，揣摩得愈久，愈增歆羨。但是我們須得認作托爾斯泰的作品是龐然高聳的紀念物，以巨大的花崗石鑿成，置於通衢大道，成了四方瞻仰的人們驚奇歎賞的事物。

屠格涅夫不描寫民衆而僅是描寫人們中間的優秀分子（*élite*）。他在異國人中博得的令譽，和他的讀者逐年增加的事實，證明這偉大的藝術是國際的，並且，我可以說，對這藝術的嗜好和了解在各地仍正滋長無已。

書本上寫着說沒有一個人在他的本國內是先知，從荒古無稽的時代起，凡是對於一種事業的失敗的努力者都從這句格言中的真理獲得了安慰。但是據我所知，這苛刻的限制一向不曾施於藝術家的身上。真的，在表面上看來，被他描寫的又是爲了他們而寫的藝術家的本國人，比起外國人來反而不易認識他，這種說法好像是荒謬的。但是在某種特殊的獨異的情形之下，最不近情的事有時竟會遇到，屠格涅夫的境遇便證明這一層了。

事實是這樣，以「藝術家」的身份，屠格涅夫的身價，是首先受外國人珍視的。過後俄國人才開始了解他，只是在現在，在他的死後，才把他放在應得的地位，而在他的生時，他的藝術的天才是比較很少受人重視，除了少數他私人的朋友們。

這至上的藝術潛移默化地影響及俄國的社會，使一個這樣豐富地賦有藝術天性的民族受到影響，也恰盡了牠的本份。屠格涅夫是俄國作家中最被廣讀的，連托爾斯泰也不能例外。托爾斯泰只是在他死後才惹起世人的注意的。但是屠格涅夫沒有得到充分的認

識，因為他的作品適產生於政治與社會鬭爭的混亂時期，最有作為的人都專心於別的事業和企圖，不能也不想珍視和欣賞純粹的藝術。這是一個藝術家的苦痛的幾乎是悲劇的處境，生於最不藝術的時期，他的至高的企望和至貴的努力，在他獻身給他們的切盼替他們効勞的本國人們的中間受了傷受了刺激。

這種失和苦難了屠格涅夫的一生。

在他的文學生涯中的一個危機的時期中，這種衝突竟成為如此激烈，反對他的至上藝術的真實性和客觀性的鼓噪是如此喧騰而齊口同聲，使他滿擬完全放棄文學了。他不能下這決心。但這是淺而易見的問題，敏感而溫潤的他，易淪於沮喪和失却自信，假如沒有他的許多朋友及讚美者國外各派的偉大作家如：法國的喬治桑，居斯泰夫·福洛貝爾；德國的奧爾巴哈；美國的W·D·霍威爾斯；英國的喬治·伊里奧德諸人的熱情的鼓舞，則能否替他的祖國文學作如許的努力是不得而知的。

當他的作品陸續和讀者相見時，●假如篇幅允許的話，我們可以把他的苦難的生涯的

故事逐一敘述出來，在此間我們只想述及和目前的小說有特殊關係的一二樁他的生平，藉知他在本國人的思想中所佔的特殊的地位。

屠格涅夫，生於一八一八年，是屬於當時極少數的俄國人的一輩，他受有完美的歐洲教育，就是比之於機會最好的德國和英國青年，亦決無遜色。又適逢他的叔父尼古拉·屠格涅夫，那位著名的十二月黨，在想用武力求得俄國立憲政體的第一次嘗試（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失敗之後，得能逃出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虎口，流寓法國，在那裏他用法文印行第一次俄羅斯革命的宣言。

當屠格涅夫在柏林大學研究哲學的時候，閒常到叔父的家裏作短期的拜訪，他的叔父開始灌輸他以自由的思想，此後，在他久長的一生中從未離開自由的道路。

在六十年代，當亞歷克山大·赫爾岑，一位我們國家最有天稟的寫作家，一位燦爛的睿智的，善感的和強有力的新聞記者和喬皇瑰麗的論文作家，在倫敦開始辦「鐘」(Kolokol)，一種革命的或者毋寧說是過激的報紙的時候，曾予俄國以鉅大的影響，屠格涅夫是牠的最活躍的撰稿者和顧問之一——幾乎是編輯委員之一。

這種事實的發現，我們不得不歸功於特拉戈瑪諾夫教授，(Prof. Dragomanov) 他

在幾年前把屠格涅夫和赫爾岑來往的私人信札發表了。這極饒興味的小冊子在屠格涅夫身上投下了新的光，表示我們的偉大的小說家同時是他的時代中最強有力的一員——也許就是最強有力的——頭腦最清晰的政治思想家。這樣一位多才多藝的人看來是好像不能置信，但是只要把他的觀點，他的態度以及他的預言——有幾椿只是在最近才得到證明——和當時各派的政治團體的被人公認的領導者和代言人（連赫爾岑自己也在內）所說的一切比較一下，便可證實了。一如過後的歷史的證明，屠格涅夫所想的往往是具有見地的，最準確的，最有遠大目光的。

一個這樣熱烈愛好自由的，有這種激烈的見解的，任是他對純藝術是如何的忠心，他不能把這種見解逐出文藝作品之外。假使他自己作了這種傷殘，他會成了一位可憐的藝術家了，因為無羈的自由，藝術家個性的懇摯誠實的表現，是一切真藝術的生命和靈魂。

屠格涅夫將自己整個的身心，將創造的幻境與思想的精華獻給祖國。他同時是一個導師，一個新理想的預言者，一個詩人，和一個藝術家。但是他的同胞們頌讚他的能力，而很久不能體會到他的更偉大的地方。

這樣，在我們國史上一個最重要最值得注意的時期，屠格涅夫是自由思想——思想

的俄羅斯——的先驅和鼓吹者。雖則這兩個人站在正對的兩個極端，屠格涅夫的地位可比之於今日的托爾斯泰伯爵，其間略有不同，而這番我是左袒「德密特里·羅亭」的作者了。在屠格涅夫，思想家和藝術家不會樹立了鬭爭，折耗了並且有時互相抵消了雙方的努力。他們手挽手的前進，因為他只給我們以無可非難的藝術的客觀存在和某種理想，教義和期望的具體化的生命活躍的男子和女子，却不作何種說教。並且他永不從內在的意識裏演繹出這些理論和教義，只是從實際生活中，以他萬無一失的藝術的天才，在正要成為歷史事實的時候把一棒萌發的運動抓住。這樣，他的小說是近代俄羅斯思想史的一種藝術的縮圖，同時是牠的思想進展的強有力的利器。

三

「羅亭」是屠格涅夫社會小說的第一部，是繼後諸部的藝術的導言，因為這是述及現在的社會政治運動開始之前的時期。這時期會迅速地被遺忘，假如沒有他的小說，我們很難明瞭牠的真相，這是值得研究的，因為在其中我們可以找到未來的成長的萌芽。

這是黑暗的時代。尼古拉一世殘暴的專制，像石棺的蓋似的把凡是和他的狹仄的觀念不相容的每一字句每一思想壓碎。但這還不算頂壞。最壞的是進步的俄羅斯只是被少數人代表着，他們超越他們的時代環境是如此的遠，使他們覺得生活在自己的國內比起在外國人的中間更為寂寞，無助，和生活的實際不相接觸。

但是人們總得要替他們的精神能力找到出路，這些人們，不能和他們的周圍的人們同流合污，於是便替自己創造了人爲的生命，人爲的企圖和事業。

他們所處的孤獨之境不期而然地使他們促緊攏攏來。這種類似介乎非正式的團體和辯論會之間的「集團」便成了能使這些渴望的心或思想得到滿足的一種形式。這些人們相遇，交談，這就是他們所能做的一切。

書中的一節說到一個角色列茲甕夫告訴他所愛的女人關於他自己和羅亭也是其中的一員的小「集團」，是涵義最深的事實。這是指青年學生們的「集團」。但是可作更廣泛的應用。這時期中的所有著名人物——如斯丹克維奇，書中採作動人的詩人氣派的波羅斯奇的摩特兒的亞歷克山大·赫爾岑，和大批評家白林斯基——都有他們的「集團」，或者可以說是他們的小小的「私人禮拜堂」，這些熱心人聚集其中，禮讚

「真理、藝術、道德之神」

他們是當時最優秀的人物，充滿了崇高的企圖和學識，他們的沒有自私的對真理的探索當然是一種高貴的企求。他們有權利瞧不起輾轉在鄙俗和自私的物質主義的泥淖中的他們的鄰人。但是生活在精神的溫暖的夢中，生活在哲學的思考和抽象的理想中，這些人們在實際生活的參預中便完全不適宜了；徒耽溺於理想和他們本國的生活是毫不相關的，只是離得更疎遠了。滔滔不斷的說話的川流把他們自發的感情的自然的淵源流涸了，這些人們專憑不住地分析他們自己的感情，却反而變成無情的了。

德密特里·羅亭是這世代中的典型人物，是時代的英雄，又是牠的犧牲者。——說話是一個巨人，做事是一個矮漢，他和年青的提摩斯西尼斯（Timosthenes）一樣的雄辯，一個所向披靡的舌戰者，他出現的時候把所知道的一切都搬到他的前面來了。但是當他加入艱苦的行動的試驗中時，他是丟盡面子地失敗了。但是他並不是一個騙子。他的熱情是有傳染性的，因為這是真摯的；他的雄辯是令人悅服的，因為忠於理想是他全神灌注的熱好。他可以爲了

理想而死，並且，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從不肯爲了世俗的利益有毫髮之間離開他的正道，或者是怕什麼辛苦。只是他的熱情完全是從他的頭腦裏湧發出來的，心，人類的愛和憐憫的深刻的感情的力，在他的裏面，腹睡着。人類，他將流盡他最後的滴血爲牠效勞的，於他只是一些異邦人——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當他在國外做學生或遊歷的時候在旅館或避暑浴場中遇見的或在書本中讀到的異邦人而已。

一個人對於這種抽象的異國的人類，是不會感到真正的熱愛的。縱然在表面上是火熱，羅亭在心的底裏是和冰一樣的冷。他的熱情好像北極圈裏的極光，只會發光而沒有溫熱。是普惠萬方的太陽的可憐的替代物。但是假如極地的長夜連這可憐的替代物也被褫奪時，這塊上帝所遺棄的地面將成爲怎樣呢？羅亭以及和他同一模型的人們——換一句話說，一八四零年代的人們——固然有他們的弱點，但是替他們的國家也盡了英勇的勞績。他們在這國家中諄諄不倦地宣揚了理想的宗教；他們攜來了種子，只是播在他們祖國的溫暖的犁溝裏面，方能長出將來豐秀的稼禾來。

這些人們的缺點和無力是因爲他們和本國沒有枝葉的蒂連，在俄國的土地沒有生根。他們簡直不大了解俄國人，俄國人對他們只是歷史上的抽象的東西。他們真的是大同